

沙场 情泪

庐山

7.5
4



沙场情泪

庐山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I247.5
2144
3



453086

沙 场 情 泪

庐 山 著

●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新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350

ISBN7—5399—0041—5/1·33

统一书号：10141·1185 定价：1.90元

责任编辑 顾 关 荣

内 容 简 介

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在定都天京后，胜利冲昏了头脑，仓促出兵，四面出击。北伐是太平军最为壮观的战争之一。历时两年，纵横六省，行程五千里，直薄天津城下。然终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致数万精锐覆于一旦。本书叙述的就是这一事件的悲惨结局。

小说以身怀杀父之仇的扬州女子钟佩文女扮男装投军的活动为线索，描写了她由企图刺杀北伐军统帅林凤祥到为其殉情的动人的爱情故事。沿着林凤祥的思想轨迹，揭示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全书情节跌宕，人物形象鲜明，文笔细腻，史料丰富，展示出一幅别具风采的社会生活画面。

BK81/04

第一章

赫赫然耸立在北京王府井菜厂胡同东口的聚丰堂，号称内城第一饭庄。此处朱栏玉砌、画栋雕梁、厅敞院阔，既幽雅又轩昂。是故，京师达官显贵们大凡有喜庆之举，多半趋此一聚。一来图环境氛围与身分合宜；二者，仿佛非如是不足以摆阔绰、显威风。

绍军和树军便是此处常客。

绍、树二军非作战部队，只以纵酒豪饮分高下。实则“酒会”而已。凡入会者，必以能当场立饮二十五碗为资格审查的基本标准。换言之，没有三斤的酒量则莫想跻身军中，哪怕是当一名马前走卒。

绍、树二军隔三差五便联袂相偕而至，在聚丰堂对垒抗争，杀个人仰马翻。久而久之这就成了饭庄招徕顾客的一大特色。聚丰堂生意越发兴隆，老板好不欢喜。

然而绍、树二军近来却销声匿迹。堂倌出去一打听，原来二军的统帅已麾军移至正阳门外，在天然居和如松馆扎下营来。

其实，无论建筑陈设还是肴羹特色，天然居和如松馆均难与聚丰堂匹比。但，这两处却以伶人、艺妓的优势将绍、树二军吸引了过去。

这一日，二军之盟主相约，在天然居摆下战场，大有一决雌雄之势。

绍军实力是雄厚的。盟主于绍烈就曾在一次诸侯群集的赛会上创下了豪饮三十五斤的记录，从而荡平群雄，登上霸主宝座。岂料以牛玉甫叔侄为首的“树艺酒会”异军突起，一时间竟风靡九城。树艺酒会者，顾名思义，不仅仅应具备啖酒之海量，而且举凡会员还需亮出一招拿手艺技。琴棋书画，轻歌曼舞，甚至赶马车能耍出花样来也未为不可。总之须得有一所长。纵情狂饮，市井俗子皆可为之，而进入艺术境界却使凡人们望而止步了。绍树两军几经较量，绍军渐显出后劲不足。倘不背水一搏，霸主的位置则岌岌乎殆哉。

今日绍军盟主于绍烈与“幕僚”们精心策划后，决定排出最强阵容。破营拔寨，来个先声夺人，一举击溃对方的防线。他估计，树军方面必然是一如既往地先派几名三四流角色与绍军进行外围接触，而后再渐次升级。战略既定，于绍烈胸有成竹地奔天然居而去。

战幕拉开，果然不出绍军所料，树军推出者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翩翩少年。于绍烈忍不住拊掌大乐起来。笑罢，该盟主在本军几名战将簇拥下进入前沿。

“来将通名——”绍军盟主以掩抑不住得意的京调拖着长腔喝了一声。这不能怪他轻敌。对方不仅“酒史无名”，就凭那副瘦弱的骨架充其量是风月场中斫轮老手，哪配跟自己厮杀？

来人潇洒地一拂马蹄袖，矜持地拱手浅浅一笑：“恩叔敏这厢有礼了。”

绍军盟主遂点点头，抱拳还了个礼。

按照老规矩，树军登场者必先献艺，否则也就不成其为“树”军了。于绍烈对这般雕虫小技原本不屑一顾，然今日既已胜券在握，又何妨串演一回票友？他轻松地将衣袖朝上提了提，在太师椅上安置好庞大的躯体，宽宏大度地示意对方带马过来。

恩叔敏又是一笑，从跟役手中接过一管长箫，道声“献丑”，徐徐奏来。随着第一声旋律，树军阵中一少女缓移莲步，偎到恩叔敏一侧，踏拍而歌：

浣花溪上见卿卿，眼波明，黛眉轻。高绾绿云，金簇小蜻蜓。好是问她来得么？和笑道：莫多情。

平心而论，乐师技艺娴熟，伎女声调幽明，配合天衣无缝，即便行家里手也难剔毫厘。绍军盟主早年混迹青楼，于此道并不见外。尤其乐师与伎女时不时恰到好处地交流着调情的眼波，更增添了这阕《江城子》的情趣。换个场合，于绍烈没准会大喝其彩。然而今天，他是堂堂一军统帅，神圣的使命感抑制了他的冲动。“哈合，”他抖动着颌下的肥肉大笑两声，从身旁“幕僚”手中取过一碗酒，仰脸而尽。“恩相公既赏脸助兴，于大爷这边就放肆了！”这是他预先精心设计的一着棋，目的是在精神上给对方以小挫。饮罢杯中物，绍军盟主漫不经心地将酒碗往地下一扔，只听“乓郎”一声，如珠雨坠落玉盘。

“摔碗为号”——他的身后两队艺伎载歌载舞飘然登场。

“将军抽车”。这一招是树军始料所不及的。树艺酒会盟主牛玉甫免不得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再细听绍军那边的唱词，奚落嘲讽之味益加浓烈：

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中浴，不比孤洲老鸕鶿。

正值绍军弹冠相庆第一回合的告捷之际，一位幕僚俯向他们的盟主耳边不知叽咕了几句什么。于绍烈陡地收起笑容，带着几分讶然不信的目光在幕僚脸上停留片刻，倏尔又射向恩叔敏衣著上。不错，幕僚还算有眼光，恩叔敏那小子果然披挂一身缎丝花纹图案的衣衫。这是一种宁绸质地的缎机绸，名贵至极。寻常人别说穿过，作兴连见一眼的缘分都没有。即使富甲四海的商贾舍得银两去购置，也只怕欲购而无门。于绍烈定神打量恩叔敏一番后，感到幕僚的提醒并非多余。因为时下常有贵胄后裔百般无聊，生着法儿渗入酒会之类民间组织取乐。这般角色来头粗得很，小觑不得。焉知恩叔敏这小子究系哪路神仙？总之，神态收敛些为好。绍军盟主正经起来，亮开被酒精烧哑的嗓门唱了个肥喏：

“恩相公请！”

这就是说，毋庸再耍此类不登大雅的把戏，正式开赛才是道理。

不知恩叔敏是存心扳回适才塌掉的面子，还是根本不把绍军盟主放在眼下，停了一停，舔舔嘴唇又为伎女伴开了奏。

城南路，桥南树，玉钩帘卷横香雾。新相识，旧相识，浅频低笑，嫩江轻碧。惜，惜，惜。

恩叔敏也斜绍军主帅一眼，索性垂下箫管将手轻浮地搭到艺伎香肩上。于绍烈怎禁得如许玷辱？几欲发作，只是慑于那珍贵罕见的缎机绸的威力，不得不屏住点神。

刘郎去，阮郎住，为云为雨朝还暮……

树军先锋似乎进入了忘我境界，目无旁顾地与伎女相伴而舞。他用脚尖点着节拍，箫管一上一下随着他身体的左右悠晃划出了一圈圈无形而美丽的轨迹。妙龄女子朱唇慢启，唱道：

争相忆，空相忆，露荷心性，柳花纵迹。得，得，得……

俚俗的歌词，浮华的形神挑衅，弄得绍军眼花缭乱。余音在梁柱宫灯间盘旋着，树军营垒中默契地爆发出一阵笙箫管笛琴瑟鼓钹震耳欲聋的大合奏。

还击是有力的。于绍烈十分尴尬。但他不再麾动雇佣军挺身往前作歌舞之争。绍军盟主不喜欢务虚。赛酒会么，就得实打实，杯碰杯。只见他揜衣捋袖，正襟危坐，响亮地咳嗽一声，拉开了决战的架势——两名跟役立即吭哧哧搬上一坛绍酒。与此同时，树军方面也不甘示弱地亮出了“兵器”。于是两坛绍酒进入到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接着双方派代表相互验收：启封、毛重过秤、酒质品尝。

当树军抬出酒坛时，于绍烈首先一怔。他从酒坛的大小

及跟役使力的程度上亦已看出坛中之物非轻。及至幕僚报道了两坛酒在质与量上等尔的消息，他才感到事先决策的失误，起码说不曾估计到眼下出现的局面。他意识到树军也是处心积虑地经过一番策划的。包括恩叔敏那第二曲俚歌，无非是希图在自己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混乱。事已至此，重新谋略已势所不容，不仅时间窘迫，且会遭人小觑。“呸！”他在心里狠狠啐了一口：“恩叔敏这小子莫不是屁股上插芦花——假充大公鸡吧！”当年作为酒混子，还不曾独树一帜的时候，有一回他与一泼皮交锋。其实那辰光他只有一斤的量。然而临阵他却硬是壮着胆子要跟那泼皮立饮五斤。凭着这股气势，对手竟落荒而去。这段光辉业迹的回顾使他的信心又气球般膨胀起来。

于绍烈不愧为雄霸酒坛的豪杰，抖着膀子大刺刺迎了上去。

根据约定俗成的规则，比赛分个人和团体两大类。经过赛前的周密分析，于绍烈感到全军在素质上不如树军。权衡之下，他选择了个人对抗项目。他那三十五斤的酒量可谓“誉满京华”，后生们上得阵来早已怯了八分胆，大多虚晃一枪便落荒而逃，所以他迄今尚未遇到对手。一般情况下他轻易不出马，凛凛然保持着大将风度，令人闻而生畏。今天来者不善，情况特殊，必须严阵以待。不过，他估量恩叔敏块头不如他。换言之，腹部较为平坦，亦即“不是盛酒的家伙”。须知，赛间小解的次数也纳入总分计算哩。所以他仍充满必胜的勇气和信心。

祭过天地，酌过杜康，双方立即“白刃相见”。绍军盟主求胜心切，略一谦让，敞怀痛饮起来。伺候他的那六个筛酒

员顿时手忙脚乱：舀酒、递碗、忙得不亦乐乎。于绍烈一心无二用，镇定自若地饮了一碗又一碗。数十年的搏杀使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场经验。这方面可概括为八字真经：快而不慌，有条不紊。因为一旦呛着，竞技状态便会受到严重影响。第六十六碗下肚，估摸着报销掉八斤有余，绍军盟主若无其事地抬起头来。然而评判员报出的数字震得他耳膜发颤。恩叔敏在不介意中竟也吞下了六十六碗。这时于绍烈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莫非那小子使的家伙比自己的小一号不成？不，这不可能！绍军派出的评判员和筛酒员均已久历戎行，不是初见世面的雏鸡，那么……于绍烈百思不得其解。此战事关绍军荣辱存亡，绍军盟主不遑细虑，披坚执锐破阵而去……

生姜毕竟老的辣。第三轮的六十六碗对抗尚未结束，树军渐渐乱了阵脚。于绍烈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面子上仍保持一副不骄不躁的模样。这时幕僚们也纷纷递来眼色。不言而喻，他们都希望自己的统帅松弛一下，以利再战。于绍烈待理不理，自顾饮至六十六碗方才罢手。何为？六六者，大吉大利之符咒也。这个吉祥的数字曾经无数次给他带来过福音。他虽不迷信于此，但不可避免地存有侥幸。

恩叔敏此刻已“腹”不由己，勉为其难地硬撑了几杯，面红耳赤地罢下手来。记录：四十二碗。两个时辰过去，绍军盟主占了压倒优势。其间他方便了八回。

不知何故，树军方面突然“叫停”。询后得知，树军意欲献一台节目助兴。由于今天上得太猛，于绍烈此时五脏六腑正倒海翻江一般，闻言欣然首肯。他毫不怀疑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可望于第四轮的冲杀中见出分晓。人家种树我乘凉，何乐而不为？

作为缓冲剂，树军推出的是票友戏。这在当时是极为时髦的玩艺。树军请来的是名噪一时的“陈票”班子。“陈票”的看家戏是《薛八出》，说的是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由花园赠金、彩楼配、探寒窑、武家坡、大登殿等折子戏组成。绍军盟主这会已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管它“八出”还是“九出”？

眼看已到申初时分，照例参赛选手是不能离开赛场的。往日便发生过赛手趁至背静处扼住喉咙呕吐一番复又入赛的事。何况今朝无异于楚汉垓下之战。然而于绍烈乃酒坛上众望所归的人物，今日他有漫步闲庭的雅兴。稍经交涉，双方同意赛手们可在对方评委的伴同下，在两军视野范围内进行适当的活动。

于、恩二人在评委们的照拂下友好地并肩携手往临街的排窗走去。既然用冷水浇头也属犯规范筹，那么户外凉风对他们来说便显得尤其重要了。公道地说，两员战将之间的气氛是十分融洽的，丝毫没有疆场上那种你死我活的味道。虽则有辰光自身也难免踉跄，但还时不时伸出手去搀扶对方一把，显得姿态很高。绍军领袖那颗被酒精浸透的心，对即将成为自己手下败将的这位年轻人涌起了一阵怜悯和同情。

趁此暂时停火之机，不妨将于绍烈这位“名垂酒史”的豪杰聊聊介绍一番。

于公原系云南副榜，算得上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夫“副榜”者，亦即明、清时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附加榜示。即乡试、会试录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列副榜。换句话说，是个候补举人吧。因此该公腹中除酒之外尚有经书若干。在地处边鄙的滇省，副榜也就非同小可了。他本来可由仕途进取的，

怎奈此公偏偏耽乐于酒色财气，竟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厢情愿地客串了一回“张生”。然而时乎不济，甫越墙头，立足未稳，便被家犬咬伤了脚后跟而束手就擒，闹得满城风雨。于公一怒之下发誓入宦，千里迢迢挺进北京。全国之大，于副榜何以单单选中京都栖身，这里面也有个缘由。俗话说：朝中无人莫做官。于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他的侄女婿陆某与当朝内阁学士胜保乃为挚交，何愁鸡犬不得升天？于绍烈运筹于滇省之帷幄，果然在京师飞黄腾达起来。后来不知怎的居然稀里糊涂地被他谋到个刑部郎中的位置。刑部乃掌管国家法律和刑狱事务的要害部门，于公腹中的经书在酒精的催化下迅速演变为巧取豪夺的伎俩，财源顿时如破堤之水滚滚流向他的怀抱。反过来，这也为他在酒坛上的事业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之，倘若连此公都不能摘取常胜将军的桂冠，岂非咄咄怪事？尤其是刑部的那些员外郎、主事之类平级同僚皆系他统率的绍军的主力，则更使他如鱼得水，如牛得草。就这个意义来说，于绍烈与三年前灰溜溜遁入北京的那个蹩脚货色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于公孜孜以求的关于未来生活的图画，如今全部如愿以偿，而且不知超过了他所幻想的多少倍。

于绍烈和恩叔敏一对敌手正伫立在排窗前观赏斑驳杂色的衣衫河流从眼前潺潺流过。楼前车如流水马似游龙，绍军主帅好不开心。这时，就在这时，树军参赛选手恩叔敏如释重负地大声呼道：

“来了！到底来了！”

脚踩祥云的刑部郎中不知这惊乍乍的一声意之所指，陡地被吓得腋下生出一层鸡皮疙瘩。顺着恩叔敏发直的眼光寻

去，但见东方大道滚来一团黄尘。隐约中可见一辆长辕车挟着尘埃直奔天然居。尘雾渐近，车围的蓝色拖布和车前引马、车后跟马昂首腾跃状已清晰可辨。绍军统帅顿时酒意褪去大半——在京都，这般格局的车惟有各部长官方能乘坐。看着恩叔敏眼巴巴盯着四尺长辕车的模样，于绍烈断定来者必定与己不利。从恩叔敏阔绰的衣料联想到树军主动推出“陈票”以为缓兵之计，绍军统帅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然而郎中大人毕竟闯荡江湖若许年头，尚不致临阵发昏。怕只怕本部堂官驾临，杯盘狼藉又成何体统？弄不好参劾一本将导致仕途受阻。否则，夫复何虑？

但是刑部郎中的紧张委实是多余的。树军使的不过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来者只是恩仲敏之兄仲实而已。恩氏昆仲是以“真才实学”跻身树军的。特别是兄长恩仲实，树军垒中几无出其右者。由于该昆仲是新近投效树军的，故而于绍烈不知底细。树军原未料及绍军头目于绍烈会出马打头阵，因为这与他平素装模作样的心理习惯不相符。于是决定恩叔敏为前驱，以挫绍军锋锐。尔后恩仲实再适时驰出，杀它个冷不防。岂知军前狼烟突起，树军情知失算，急忙挂出休战牌。殊不知援军来得那么及时。

辕车尚未停稳，恩仲实迫不及待地窜下地来。守候在天然居门前的树军马弁立即上前禀告军情。恩大相公不等马弁说完，冷笑数声，大剌剌升堂入室。他只跟督战的树军头目们不动声色地颌首招呼了一下，便马不停蹄地驰入阵前。

半路上杀出个恩仲实，委实难为了于绍烈。他揣测恩仲实对目前战况亦已了如指掌。然而来者居然还目中无人地叫阵，可见身怀绝技：没有金刚钻，怎敢揽瓷器活？但是有一点绍

军盟主心中有底——新上阵者必须一气饮完三个六十六碗才有资格接替恩叔敏与自己交锋。他根本不相信来人有饮百川之量。刻下他之所以不急于应战，只因为一时吃不准来者是哪路仙家。虽然他已判定这个冒失鬼不是六部堂官之一（六部的尚书他统统有过交往），但乘得蓝车围长辕车者，来历必定不凡。他告诫自己务必等手下报来准确情报后再行动作。所以一任恩仲实挑战，他自岿然不动。

稍顷，一位幕僚惴惴告之曰：来人系恩叔敏之兄，名仲实，乃当今某皇妃的内侄。同时提醒他们的统帅谨飭为要，见好就收。

刑部郎中闻言，心中暗暗得意。恩氏的皇亲身分非但未能使他退至三舍之外，相反却刺激了他进击的勇气。试想，皇亲能为，己胡不能为？常言道，不打不相识。作兴此番交手造化匪浅哩。这等机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绍军盟主喜得眉尖发颤，撤下幕僚直奔三军阵前。

寒暄一番，各就各位，新的角逐开始。

恩仲实果是好手段，举手投足间已突破一百碗大关。绍军盟主怎知得这位皇妃内侄自幼便练就气吞五湖四海的身手？有小道消息说，恩仲实曾师从惇亲王奕谅。惇亲王系三年前龙驭上宾的宣宗皇帝的第五子，当今文宗皇帝之弟。据传其人嗜酒如命，量极宏大。每每在王府宴客时，虽备佳肴而不许下箸，勒令宾客与其对饮终席。倘有腹饥而索食者，则奉以秦艸馅包子，使之辛辣不能下咽。名师出高徒，经过无数次这般严峻考验的恩仲实自然是超群绝伦的。眼看恩氏不费吹灰之力地跨越五百大关（如厕四回），绍军统帅突然拿腔捏调地叫起彩来。

胜负亦已抛诸脑后，要紧地是搭上皇妃内侄的环扣。刑部郎中以进为退地建议道：

“恩……(他拿不定该怎么称呼对方)，今日以酒会友，横竖作达旦之饮。树军者，树艺酒会之谓也。何不露一招以饱我等眼福？”

树军那边不知于绍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这项动议恰中下怀。迟疑片刻，忙不迭地鸣金收兵。

气氛是谐宜的。时间也有的是。于是时人谓之弹套的合奏毫不吝惜地奉献到两军阵前。

弹套也叫做丝竹合套，以琵琶、三弦、筝为主，辅以笙箫管笛。乐队用中调反复奏出《将军令》、《舞鸣马》、《阳关三叠》等著名曲目，其音韵之悦耳动听足使瑶池仙子们折腰……

上灯了，烛火飘曳，若明若暗，伶人艺伎们翩然起舞。那时而踟躇，时而夸张的舞蹈语汇倾倒了树、绍两军的全体人马。人们不约而同的踏着拍子开怀畅饮。

啊，自古以来和平总是个受人欢迎充满魅力的字眼。因地制宜，化干戈为玉帛岂不美哉！

二

这里是神仙的境界。湖光山色，月榭风亭，离宫别馆，小桥流水。天下名胜尽收于此，秀色可餐。

仙境名曰圆明园，凡四十景。而那些景中景则不可胜数矣。单是以四十景之名称而言，便可知仙境名不虚传。诸如镂云开月、山高水长、洞天深处、武陵春色、蓬岛瑶台等等，给人以无限美妙的遐想。

圆明园原系明代侯废园，康熙时赐给皇子雍正。到了乾隆时期，“八方无事，海宇殷闾”，遂“专饰园居，穷治土木”。前后历七八十年之久，圆明园终于成为举世瞩目的万园之园。

雍正至今已五易其主。眼下群仙之首乃是咸丰。这会他正由大小众仙家簇拥着，泛舟于波光粼粼的前湖之中。湖的东西两岸，数百名穿红着绿的宫女载歌载舞沿湖而北。御舟切着湖水，发出和谐的拍拍声。东岸清越悦耳地呼道：

“安——乐——渡——！”

声音在空气中飘悠，升入天际，融进湖水。声波渐次消弱之际，西岸柔漫地应道：

“安——乐——渡——！”

“安乐渡”的呼声此起彼应，如歌似诉。御舟便在这万啼千啖而又袅袅欲绝的呼唤中徐徐向北驶去。

船头，黄色座伞下，一个身着龙袍补褂头戴珠冠的青年目不斜视地端坐着。他名叫爱新觉罗·奕訢，庙号文宗，亦即当朝的咸丰皇帝。他两颊深陷，形容憔悴，两眼之间距离拉得很大，平坦得就象水牛额头。他的眼圈发昏，眼睑下挂着两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所不该有的泪囊。他是个不幸的皇帝。他的父亲道光留下来的是一个破烂摊子。御极四年来他无时不被势如潮涌的太平天国“逆匪”所惊扰。于是他常常离开紫禁城躲避到圆明园来。仿佛那霉气缭绕中的“大内”乃是瘟疫传播的中心。

咸丰右侧稍后一点坐着中宫慈安皇后。苍白的面容和弱不禁风的体态更衬出她病西施的模样。难怪时人称其为“病凤”。这一“龙”一“凤”的匹配诚可谓相得益彰矣。

名曰“仙汉乘春”的御舟泊定北岸。守候在岸边的太监、